

我
的
人
生
哲
學

My
Philosophy
of
Life

梁
漱
溟
著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

出版說明

梁漱溟（一八九三—一九八八）是現代中國著名思想家和社會活動家。他一生發表了大量有影響的作品；他堅持獨立思考，特立獨行，表裡如一。人們在服膺他的思想的同時，尤為欽佩他的人格。

梁先生的著作多關涉人生和社會問題，讀者從中不僅可以了解他的人生觀、價值觀，同時可以品味出他的崇高品格是如何造就的。然而一般大眾往往無力遍讀其著作，對他研究的問題和學問也不能一一涉獵。為了幫助一般讀者簡要而準確地了解梁先生的人生哲學，在對人生至理的追尋中感悟人生真諦，我們編選了《我的人生哲學》一書。

關於「人生哲學」，可以從兩個意義上理解：一是在嚴格的學術意義上，指人生哲學體系，如通行的人生哲學教科書和專著，對人生哲學的許多概念、範疇、原則、理論等等，作出系統的闡釋；另一種是在人生觀或對人生問題的看法意義上使用，是寬泛言之，可以不那麼系統的。本書

就是在第二種意義上使用「人生哲學」這個概念的。

根據上述理解，本書的編選範圍是梁漱溟先生人生哲學專著之外談人生感悟的小文章，大致分為對人的認識、對人生意義的認識、對人生具體問題的看法、對人生角色和時段的看法四個部分。所選文章原則上保留原題，除明顯錯別字、用字規範依現行規定統一外，作者的表述風格、文字均不作任何修改，以保證原汁原味。

本書編選過程中，得到梁漱溟先生的哲嗣梁培寬、梁培恕二位先生的大力支持，並得到他們的出版授權。在此表示衷心感謝。

本書編輯部

目錄

第一編 對人的認識

人禽之別	15
理性與理智之分別(節錄)	26
談生命與向上創造	38
談樂天知命	41
生命的歧途	44
人都會自己去走對的路(節錄)	47
懺悔——自新	49
無反省則無領略	54

一般人對道德的三種誤解	56
道德為人生藝術	58
我的信念	63
我自己的長短	65
我對人類心理認識前後轉變不同	67
第二編 對人生意義的認識	
人生的意義	87
三種人生態度	93
合理的人生態度	97
批評胡適之先生的人生態度並述我自己的人生態度	102
我之人生觀如是	112
合理的人生生活	116
如何才能得到痛快的合理的生活	120

一個人的生活	123
我的生活實情	128
第三編 對人生具體問題的看法	
吾人的自覺力	133
心理的調整	135
調整自己必親師取友	138
言志	140
慾望與志氣	142
發心與立志	144
成功與失敗	146
志願真誠	148
朋友與信	151
朋友與社會信用	153

開誠佈公以立信	155
智慧的要點是冷靜	157
沒有勇氣不行	159
真理與錯誤	161
深歎心不勝習	163
談學問	165
求學與不老	167
談習氣	169
談規矩	170
談合作	173
談罪惡	176
談用人	177
我們應有的心胸態度	179
對異己者的態度	182

發社會的力量	184
擇業	186
新年的感觸	189
為人類開闢新歷史而奮鬥	192
第四編 對人生角色和時段的看法	
在吾人一生中的青年期	197
青年修養問題	200
對於人類女性的認識	203
婚姻問題	222
人生情趣與家庭	231

第一編

對人的認識

人禽之別^{*}

儒家似乎把人類看得特別高貴。如「天地之性人為貴」，相傳以為孔子之語。即在孟子書中對於人禽之別，亦極力發揮此義。吾人以前甚易視為衝口而出之語，背後未必有若何一定之道理為之根據。其實不然。人禽之別實為儒家心理建築起來的根本點，儒家的學說即立足於此點之上。至於儒家之思想何以建築在此點之上，其意義吾人無從而知。若人禽之別，只就吾人觀察所得而言之耳。

欲言人心與禽心之不同，應姑言其相同之處。人與動物無別，此是歐洲學術界中甚大之問題而特別發揮此意者，尤其是達爾文之進化論。自達氏學說出世之後，引起宗教家玄學家之爭論，而終是進化論戰勝。此本是事實，不能否認。人如披衣頂冠，外貌固甚文雅，與其他動物不同；

* 本文是作者《人心與人生》一稿的第四章。選自《梁漱溟全集》第七卷，山東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

若就裸體而言，則人與動物實無大差異。從解剖學上比較人類與動物之骨骼，其構造大抵相同，只是大小長短偏正之不同而已。再從胎生學上說，比較最初之人胎與獸胎之形狀，亦大抵相似。可知人禽之別，並無鴻溝可分。形體與心理不能離開說，此意是始終一致。身體之構造既如此相同，則心理之現象當亦無大差異。故近代心理學之研究，如把人類心理從行為上說、從本能衝動上說，都是從動物心理學發出來。從心理方面研究時，尤足以證明人類心理與動物心理相同之處甚多。如食慾，如性慾，如喜怒，如爭鬥，如遊戲，甚至如羞恥，如自炫，人類有者獸類亦有之，不過是繁簡之不同。再進一步說，古代思想中言道德之心為人類所獨有而動物所無，然近來學說則不如此，言動物亦有道德之心。俄國克魯泡特金在其所著《互助論》上與《無政府主義之道德觀》二書中，皆是發揮此意。在《互助論》中，克氏特來解決自有進化論來之難題。此難題即是天演作用有所不及。物競天擇此本是天演作用，而人類社會中對於病者老者弱者則有保護憐惜之事，豈非與天演之說相違背邪？此難題在英國之赫胥黎亦無以解釋，於是有謂人類心理究竟神秘超越，而此種仁厚的道德心是超乎自然律者。至克氏始以互助之說解此問題。克氏曾考察動物之生活，由低等動物考察到人類，舉出許多事實以證明物競天擇之言之不謬。他意以為，常人著眼於團體之戰爭，忽略了族類與族類、團體與團體之互助。從個體說，則專談

互競，從族類說則崇尚互助。唯有互助，團體始能與他團體互競而生存，故動物之結群以禦外侮、以獵食遷徙，壯者保其少，雄者保其雌，甚至群中有違背公德者則排斥之。此種社會本能之特別發展者，其群必為天所擇而適存，反是則劣敗而消滅。故互助作用，如只是個人則若與天演相違背，若從團體上觀之，則正以見天演作用之進化無窮，故如克氏所說，則可見人類之有父母性之愛、夫婦之愛、兄弟朋友之互相扶助，乃至一切公德，從前以為人所獨有者，跡之動物亦未嘗不有，只與人類有精粗之不同耳。安見人類之必高於其他動物耶？克氏持此說，以為人性皆善，不必管束，反對一切法律，主張無政府，蓋視人與動物同，都依互助之原則也。凡上所引之事實，足見人與動物無異。此種解釋，吾人亦有相當之承認，並不反對，但他有最大之忽略，為吾人所不滿意者。

此處言人禽不同之正面意思。言人禽無異者，其說有極大之忽略。然則所忽略者為何？即是忽略了「一點不同」之點。一點不同即是大方向不同。方向不同，並不是小；甚發軔雖小，其結果則大，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也。人與其他動物在根本上幾乎都是親戚，人與植物找其同點亦並不難。故在生物上找未有相關連之物，可說根本上未有。柏格森說生物是同源，本來一家，後之不同，僅是走出後不同。偏於何方向，則走向何方向而已，不能分階段等級、在一線

上分層次。個人有個人之方向，不能放在一條線上為前後高低之說。植物是植物之大方向，與動物之別非階級之比，非由第一步可進化到第二步。植物順他之方向往後退，則與動物相接近，愈下等之植物愈接近於原生之動物。他既往前發展之後，則去動物之性愈遠。動物亦自為一方，最下等之動物亦接近於植物也。柏氏分生物之進化為三大方向。一為植物之方向，一為動物之方向。動物之方向又分為二，即節足動物與脊椎動物，其各自為一小方向也。節足動物不是進化可為脊椎動物，退後找則有相近。人在脊椎動物中與其他動物（平）（比）較亦復如是。人是自為一方向，貓與牛馬又各自為一方向。就其未往前走而言，則相差不遠。方向不同，則未有方法可以比較。故方向不同即是根本不同。同一條路可以比較；根本不同，則無從比較也。人與動物是根本不同，不是差一點，並非多發展一點之比較。故言「差一點不同」之點即最大之忽略也。

茲再述柏氏所云生物進化分三大方向之意。柏氏以為一切生物都含有動物性，都要生活；但各自走各自之方向在生活、結果則各自不同。其最顯著者，則大抵不外三大方向（各方向又含許多小方向）。一為植物之路，其操持生活之心意是散漫（對集中而言）而渾沌（對清楚劃分而言），幾乎未有操持生活之心意，而成睡眠麻木之狀態。此是植物之路。其操縱生活之心意可

說是有，但是把如何生活之方法為先天所安排好、規定好。此是本能之路，而以蜂蟻造其極。一為智慧之路，其操持生活之心意至明至強，比較是走從後天想法子之路，即智慧之路，以人類為走其極端。大方向之中又有無教小方向，故差一點則方向不同。如貓與虎，如牛與馬，雖其相近，然差一點則無法可以相及。猿猴雖與人類相近，但他亦自成一方向，決不能進化成人，即現在之猿猴亦與最初之猿猴不同也。脊椎動物之生活，比較是頂能自由活動，能保持經驗，能從後天學習。雖是許多脊椎動物亦同走此大方向，而仍是各走各路。其中哺乳類雖與人類同走後天智慧的路，但他走得不遠，尚未發達，故不能不仍走先天之路，藉本能以生活。人類則走智慧路，發達至極點，故雖有本能，然不能與其他動物相比。虎之本能與人之本能大不一樣，不能以彼例此。且本能不可單獨提出以相比較，因動物之本能，其全生活方法在他之全盤系統中所佔之位置，與人之本能在人之生活全盤系統中所佔之位置，完全不同，故不能（與）（以）此例彼也。

人類與動物之不同，有幾個特點。且先說其不甚重要者。如人能站立，且站立之姿勢極其安穩；猿猴雖亦能站立，然姿勢之安穩遠不如人。又人能用手，其拇指與其他四指同其功用；猿類雖亦能用手，但運用不如人之靈便。其特點一。柏氏說人類之特點在能製造器具，能運用

身體以外之器具，其他動物則幾乎器官即寓於身體之中，不能運用身體以外之器具。柏氏以為本能與智慧之別，此點甚為分明。不能用身體以外之器具者，為走本能之路；能用身體以外之器具者，為走智慧之路。動物中比較能用器具者，則比較有智慧；愈不能用器具者，則愈近於本能。動物中以身體為其器具，而器具即其身體之一部分，隨在可見。如虎之用其爪牙，象之用其鼻，其最著者也。若蜂蟻之類，則純粹走本能之路。其團體之中，各有分職。其分職不同，身體之構造——即器具——亦隨之而異。官骸之用與本能，幾無以辨。既從其官骸而發生本能，亦從其本能而造出官骸，所謂本能就是官骸之作用。故觀蜂蟻之例，而本能與智慧兩途之意義愈明。即一者器具在身體之內，其生活安排完全賴先天安排，有何種器具則成何種生活；亦可言動物有何種生活則成何種器具。此可言動物生活方法為先天安排好之證明。他方面因人之能用器具，又可見人是少受規定，未有安排，無先天之預備。故可說人之生活方法，全賴後天學習補充。人之特點即在能用器具、能造器具上可以看出智慧來。人與動物之不同，此實一甚重要之區別也。

人類與其他動物不同還有第三條特點，即人類的幼稚時期特長。不獨生下來不能與大人一樣，而且必須經過甚長之時間始能與成人一樣。如智慧才能種種生活方法必賴有悠久歲月之學習而

後成功。其他動物則不然，生下來不久，即可與成長之動物一樣。此在各種動物中可以看見。在脊椎動物之魚類，其小魚落生之後已可隨其母以尋食，過數月則與大魚無異，能獨立生活矣。又如鳥類之小燕，在進化路上比魚類為高，其落生之後不能自己覓食，必賴其母哺之。過三四月，始隨其母學飛。又三四月始能獨立生活與大燕同。又如哺乳類之馬牛與魚燕比，則進化更高矣。初生之後，尤軟弱無能，更須其母之保護、教訓，經長久之時間始能離母自活。猿猴在動物之中進化最高，其兒童期亦比他動物為更長。英之生物學家瓦拉士嘗考察一小猩猩在落生後三四星期乃能站立，許久始能以手取食，再過許久乃漸長成，比之其他動物其兒童期實為最長。返觀下等動物如阿米巴，由母體生（活）出來即可生活，無所謂兒童期。蚯蚓落生之後不幾日即可長成，其兒童期極短。若人類則兒童期之長在動物中無與方比，初生之後除能呼吸吮乳等以外，其他能力皆未發達。半日離母則必死亡，一二星期始能感覺光線聽到聲音，一月後始能笑，經七八月後始生牙齒，一年之後始能學爬學走。普通說男子到二十一歲女子十八歲始為成人，若其身體之發達、教育之完成，則必添到二十五歲。人類兒童期之長在動物中無與比倫也。由上述之事實，吾人益明曉其意義：即禽類是走本能路，人類則走智慧路。唯其走本能路，故其對待生活之方法即其行為心理，幾為與生俱來，已安排好，則無須長期之教育，且必須速急長成，

以免生命之危險。唯人類之走智慧路也，故必有長期之幼稚期，以多靠學習。其始也幾乎一無所能，其終也若無所不能。蓋走智慧之路使然也。此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又其一也。

第四特點則以人之能應用符號（包括語文、語言以聲為符號，文字以形式為符號）。此特點可概括前之所舉者。以人之能走智慧路，即在其能應用符號。能應用符號即人類智慧之所在。夫所謂符號者大約有三層：第一層為想像，次為言語，次為文字。以想像為尤要，智慧之重要亦在於想像。想像又包含兩種。一為個人主觀的親驗之再生，即所謂回想、記憶。如回憶食糖時之味，只親驗之再生而已，未經變化者也。一是平常之所謂想像，想像為新創。世界本來未有一此事，是虛構的創新的，即是想像。其材料雖為舊的經驗，而加以新的配合。故想像實已包含二義。此二層之符號皆是事實之代表。如有含糖經驗即為事實，最初的心之影子摹想糖之色與味就是中心之想像。代表事實後發為言語，即代表心之所有者。文字為代表語言，抑直接代表意思。雖未可斷言，要皆為代表事實之符號也。行為派不承認有想像。言語想像即語言。羅素是建立想像，胡適則反對想像，以不出聲之語言解思想。吾人可以承認主觀之想像。蓋想像食糖一事雖不可分，然實有兩面。且智慧之所以重要因有想像，想像不可否認也。然想像之重要點何在？在其能離開具體之事實，而有代表事實之影像在心中。此種想像其他動物必不能有！

人唯有此種想像，故其學習之方法與動物之學習截然不同。他種動物之學習不過是行為之修正而已。如狗之怕火，只在其見火之時而有知覺。只有當境再認，不能有火之觀念記憶於胸中，不能自由虛構一火的觀念，故其學習只是亂撞，蓋未有此符號也。人之學習則不然。在舊經驗有此符號（想像）之後，不必再去經驗此回事，而能把環境放在心中，在心中掉換虛構開闢新的路。故其經驗學習為有計劃有成竹在胸之試驗學習，異乎動物之亂撞而無步驟者也。凡一切製作，如作文畫圖乃至製造器具、房屋，胥藉有想像，胥先由有雛形而漸臻完備，故未有想像則未有新闢路徑，未有想像則一切制度創造皆無基礎以發生。當想像之時可以看出智慧之作用。想像之為具體的，即其想像之材料，無感（覺）可離感覺之影子（即經驗之影子），感覺所得者皆成一片，整個的不能分。以感覺所得者為基礎而分析聯合，即是智慧作用。說分析同時即是聯合，即是認清彼此之關係。如糖之甜、鳥之飛，在感覺上皆是一片。把甜在糖中抽出，把飛在鳥中抽出，則成糖與甜、鳥與飛之關係的觀念。此即所謂智慧作用。當過去經驗在心中安排掉換其關係之時，則成一種想像的創造。此種想像創造即舊世界所未有，及其發表出來而世界始有此事。如數學名家是講關係形式之學，不必一一從感覺經驗，而能想像虛構成功。此可見想像在智慧上之重要矣。故能應用符號實有人類智慧之所在。又言語文字更能助人之學習與創新，

有言語文字而想像之用益廣大豐富。然只用想像不足，必有語言乃可使經驗交換，有文字乃可使經驗久存。語文為之輔，則想像更能存舊創新矣。由上之意義以觀，人類之靠後天益得確證。唯人之能應用符號也，即能助想像、助學習、助創新。所謂想像、學習、創新即是靠後天，走理智的路，而不是靠先天走本能之路。其如何靠後天即是其如何不靠先天，靠後天到如何程度即是其不靠先天到如何程度也。

綜上數特點，總說人類所以異於禽獸者之意。所謂人類之特點，即不外生活之方法（趨向）是靠後天照顧，而非先天之安排固定而已。行為派反對本能之說，以為人類行為都從後天學習，無所謂本能，並根本否認本能。其說未嘗無理由。本來人之本能太不明顯，暗弱而無力。心理學家言人之本能有幾種，幾於人人言殊，此可見人類本能之暗弱而不易於認識矣。因為人類未走本能之路，且走之不遠，故愈來愈暗晦、愈無法可以認識清楚也。由此可見人類與其他動物之別，其最明瞭之點是在其生活方法之不同矣。

人禽之別，前所說者都近於枝葉。茲言其最重要之點，即是人類之心理比其他動物之心理，是從本能之中得一個超脫，亦即是從生物自私之態度上得一個解放。此語當加解釋。蓋其他動物之心理是已先天安排好，已帶有自私的彩色而來，人類心理則少有著色。即是本能到如何地步，

則著色到如何地步，其著色愈濃，即是其本能愈強。換言之，又可說是一種色味——是手段方法之氣味，是自私之氣味。如「要如何」、「作如何」，此種本能就是一種手段方法。如鬥爭之本能為保己種之手段方法，在生物進化上為天選作用所留存而發達。故一切本能都是有所為的、安排好的、自私的。一切動物的特別處就在心內安排了許多手段方法，除去手段方法無所謂心。如欲言動物之所謂心，則不外許多求生活之手段方法而已。人類則不然，人類能從本能中解放出來。故人無本能到如何程度即是超脫到如何程度，亦即是從自私內解放到如何程度；解放到如何程度，即創造到如何程度也。